

新区域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一个综述

叶 林*

【摘 要】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城市发展的格局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以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区域，在全球竞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积极面对全球化趋势，提高大都市区治理的效果和效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新区域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欧美悄然形成的最新一波区域发展理论和实践，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已经成为区域研究的主导课题。论文将通过对国内外主流文献的综合评论，从历史沿革、理论兴起、实践发展等方面全面阐述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和动向，并尝试分析我国一些区域政策实践与新区域主义的紧密联系。论文旨在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推动本学科的学术对话，促进我国区域政策的发展。

【关键词】新区域主义 区域发展 巨人政府 全球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10) 03-0175-15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局面下，如何以区域为个体参与全球经济的激烈竞争，积极发挥区域特有优势，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共同探讨的一个热门课题。本文旨在总结过去 20 年中欧美地区新兴的“新区域主义”理论及实践，促进中国各大经济区把握机遇，特别是在近几年全球

* 叶林，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国际比较的视角”（编号：07JJD630014）阶段性成果。

经济危机的困境下，迎难而上，主动促进区域经济转型，深入开展产业升级，走出一条区域发展、共同繁荣的新路。

一、区域主义在北美的历史沿革

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在日趋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世界各国一直致力于寻找能够最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经济发展的政府结构。区域主义在几起几伏之后逐渐成为了各国政府日渐趋同的有效模式之一。在欧美主要城市和地区，区域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过去 150 年中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 19 世纪中后期，包括费城、旧金山和纽约在内的美国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市郡合并（City-county Consolidation）的区域政府。在 1898 年，纽约市宣布其周边的 4 郡 20 市合并成现在的“大纽约市”。这个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市郡合并，标志着北美历史上第一波“区域政府合并”达到了高潮。这个潮流是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的。在 19 世纪中后期，众多的北美城市正面临着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巨大挑战，许多市政设施和服务都无法跟上人口膨胀后的需求。为了更好地统一规划市政服务和管理，一些主要城市求助于成立“区域型”政府，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合并的“大纽约市”就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型”都市。但由于在美国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小政府”传统以及市郊社区和政府强大的经济、政治势力，这样的大规模市郡合并并没有在很多地区推广。在 1896 年，波士顿选民就否决了建立一个联合的“大波士顿市”的提议。在美国式的民主中，合并型的区域“巨人政府”是与传统的“管制最少的政府乃是最佳政府”^①的理念背道而驰的。一个庞大的政府可能拉开了管理机构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按照传统组织行为学的理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距离应保持相对接

^① 即“The government governs the least is the best”。

近,这样有利于意见的上传下达,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居民的需求,居民能够有效地和政府沟通,做到信息链的流畅贯通。如果由一个过于庞大的政府负责老百姓的日常民生与公共设施,就很难做到因地制宜、灵活地制定措施。“巨人政府”还可能带来政府机构臃肿、机关人员难于管理、改革无法实施等组织性问题,降低政府的办事效率。过于庞大的“巨人政府”还有可能忽视辖区内一些弱势群体或者种族群体的经济与文化需求,不能做到社会与经济资源的公平分配 (Savitch et al., 2010)。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 20 世纪初期,区域政府在北美地区的发展日渐衰退。

在二战前后直至 1990 年代的几十年中,美国经历了近 50 年的城市扩张和“郊区化”(suburbanization)的历程。随着城郊人口的增长及其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区域合并的“巨人政府”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抵制。区域政府只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数美国城市出现过。比如说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Nashville),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和印第安那州的印第安那波利斯(Indianapolis),城区和市郊政府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合并,产生了统一机构、统一管理的大区域政府。虽然说这几个例子被称为区域政府在美国的第二波发展,但总的来说区域合并式政府在美国没有大范围地流行。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 100 多年中,有超过 85% 的政府合并提议被选民否决 (Leland & Thurmaier, 2005)。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城市发展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的理论,该理论主张强调居民的自发选择,“以脚投票”,把选择权大幅度地交给了自由市场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处于极端分散的局面,各类“综合型”(General Purpose)和“特别区”(Special District)在美国大行其道,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将近 5 万个主管学校、供水、图书馆、公园等公共服务的“特别区”政府,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市、郡、县等各级地方政府的总和 (Ye & Savitch, 2008)。这种“碎片式”(fragmented)的政府结构造成了同个地域内不同政府的职责不清、重复征税、各行其政,十分不利

于经济发展、用地规划和环境保护等需要地域间协调的政府职能的发挥，并使政府效率偏低，无法为居民提供高效的服务（Parks & Oakerson, 2000；Savitch & Vogel, 2000）。

相反，加拿大的一些主要城市却积极采纳了“大区域”的理念，在过去几十年中产生了不少令世界瞩目的区域行政变化。比如说，多伦多（Toronto）、维尼培格（Winnipeg）和蒙特利尔（Montreal）这3个大城市在二战之后都成立了省级区域政府来管理城市的发展和服务（Vogel, 2010）。多伦多在1954年把所辖地区划分成4个分区，成立了市和区域两级统筹管理的政府。经过40多年的发展，这4个分区在1998年合并成了现在的“大多伦多市”，这也是在近几个世纪中，北美最大规模的区域政府组建行为。在蒙特利尔，“都市社区”管理机制（Montreal Metropolitan Community）为本地区的污水处理、垃圾排放、环境保护和交通网络等社会服务设施提供了大区规划，统一协调各部门资源，统一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避免了政府机构的重复设置和资源的浪费。

以上这些大区域政府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3个目的：经济规模效应，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使政府责任更有针对性。首先，区域政府面向更多的服务人群，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措施可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按照经济规模效应理论，一些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城市供水、垃圾处理以及现代刑事侦破设备等等，都需要有一个最低人口数量以分摊提供服务的固定成本，使公共服务的平均成本大幅下降。大区域政府的建立为实现经济规模效应提供了人口基础。其次，大区域政府的建立有利于精简各级政府机构的重复设置，以最精简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向全区域提供最高效的服务。这样精简后的政府机构也使政府责任更有针对性。简明的政府网络体系使群众对政府各部门职能一目了然，避免了各级政府机关互相推诿、职责不明。统一的区域政府为区域内公共服务和政务管理统一协调，做到资源统筹、高效明责。

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鉴于以上讨论的区域“巨人政府”的优势与弊端，世界各国的政府一方面意识到了以区域为整体，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巨人政府”可能带来的各种弊病。如何找到区域发展的新路，已经成为各国研究的重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至今，北美掀起了第三波的区域发展理论和实践。美国 3 本著名的公共与城市管理研究期刊（*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1;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0;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view*, 2000）都在本世纪初出版了关于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的专辑。在这个阶段，一个标准性的政策变化是对于政府（Government）和治理（Governance）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政府”的概念是基于正式的政府机构和部门。这个概念强调一切公共服务职能只能由指定的政府部门来执行，为了实现区域化调度，就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区域政府。这种强制的政府管理的传统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流行了数百年，被许多国家和地区认为是唯一可行的推行政务的手段。然而在过去 20 多年中，这种“大政府”观念受到了“新区域主义”的冲击。“新区域主义”提出了“治理”的概念，强调某些关键性的区域政务和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区域内各级不同政府或者政府部门间的灵活协作来达到其最佳配置，或者由区域内各级不同政府自愿参与组成协调管理委员会来统筹规划区域内各项事务。比如说区域发展规划以及区域协同发展就可以通过区域内的省、市以及地区政府共同参与、共同修订区域长期规划来达到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目的。这种不需要强制政府干预的政务管理强调了灵活的合作机制，以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自愿参与为基础，把传统的纵向型政府管理变成了现代化的水平型合作网络，为解决区域问题、指导区域发展指出了一条新路。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灵活的“半政府”形式的公共政策，避免了设立大型

区域政府机构的复杂过程，也同时避免了单个政府机构由于管理过大的行政区域带来的政策僵硬、变化不及时，以及不能根据区域内各地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量身定做灵活政策的潜在问题。

应该说“新区域主义”并不是随机产生的，而是有着很深的理论基础和时代背景。首先，“新区域主义”代表着城市以及城市区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在二战以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西方各国的主要城市出现了“多中心”（Polycentric）的发展态势，城市区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有所衰退，人口大量向近郊（Suburbs）迁移，中心城市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倒退。许多西方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人口素质下降、犯罪率上升，像美国的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都面临着严重的衰退和不宜居住等问题。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城市的核心作用在 1980 年代以后又逐渐显现了出来，中心城市又一次占据了人类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前沿。这是因为全球化不但促进了国际经济的迅速发展，高层次的服务业（Professional Service）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支点，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样化和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交流。随着世界各地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信息的传输和沟通要求形成一个发达的城市网络。这种沟通突破了国界的限制，国家政府（Nation State）已经不再是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角，以各级城市为节点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成为全球化环境下世界发展的主要通道，城市政府（City State）也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体单位。在这个网络中，不同大小、不同地区的城市成为了提供现代化通讯、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文化交流与一体化的主要地点。城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心的地理位置，这些都是才发展了几十年的近郊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城市中心再一次回到了人类发展的巅峰。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成为了近二、三十年来城市学科最重要的讨论课题之一，特别是处于发展最前沿的包括纽约、伦敦、东京等在内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这些城市不但在经济上超级繁荣，而且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

文化融合，使全球一体化的观念深入人心（Castells, 2000; Friedmann, 1986; Sassen, 2000, 2001; Savitch, 2002; Savitch & Kantor, 2002）。

在这个城市复苏的浪潮下，城市区域在世界各国的兴起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城市中心已经不能满足竞争的需要。整合区域优势，充分利用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资源互补，以区域为拳头在全球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已经成为了备受关注的发展模式（Jonas & Ward, 2007; Scott, 2001; Scott & Storper, 2003; Vogel, 2010）。这种新形式的区域发展迫切要求一种既能有机整合区域资源，又能避免前文讨论的大政府弊端的合作治理模式。新区域主义就在这种时代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三、新区域主义的模式以及在全球化环境下的发展

相比于20世纪末期前在欧美国家流行的“巨人政府”和“多中心”的区域政策，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与“巨人政府”式区域管理最根本的区别（或者是改进）在于前文所述的治理而非管理。通过治理的横向网络，形成跨部门而非单一部门的协作，由多个地方辖区联合形成的治理层次。新区域主义还大大扩充了区域治理的参与者，跳出了由政府部门进行单一管理的框架，鼓励和吸纳包括非营利组织、商业社团和公民组织等各种形式的组织都加入到区域性的问题解决之中，参与政府区域政策制定与实施。相对于“多中心”的区域政策，新区域主义通过灵活的政策网络倡导了区域的整合和发展的协调，有助于解决区域内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有利于组建区域治理的协作性或合作性组织，采取多种形式来解决区域性公共问题。

在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推动下，欧美各国的都市圈（Metropolitan Region）相继发明了多种颇有创意的新型政务管理的

模式。比如说，在英国的伦敦、美国的明尼安那波利斯（Minneapolis）和波特兰（Portland）等城市出现了一种“多层次”（Multi-tier）的治理模型。这种模型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一个都市圈内各级地方政府的组织结构以及管理功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伞型”（umbrella level）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并不越权管理其辖区内各级政府的日常事务，而只是负责涉及各个辖区之间的区域范围政务，比如说大型水域的环境保护、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和区域财政事务等。各级地方政府仍然负责全面的公共服务，保持原有的决策权和独立性（Savitch, 2010）。这种结构的安排有些遵循了美国联邦宪政的原则。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各州政府的内部事务，而只能管理涉及多个州之间（inter-state）的各种事务。各个州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州内事务有绝对的管辖权，不受联邦政府限制与管辖。

在美国的匹兹堡（Pittsburgh）和路易威尔（Louisville）以及加拿大的汉诺威（Hanover），这些城市提出了另一种治理方式——多边联合治理（linked function）。这种治理方式比“多层次”治理模型更加灵活多变，并不要求形成一个地区性的管理机构，而只是在本地区内的各级和不同地方政府间以合约的形式签订协议，建立税收共享（revenue sharing）、公共服务合作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全方位的合作（Savitch & Vogel, 2000; Savitch et al., 2009, 2010）。根据萨维奇等人（Savitch et al., 2009）的具体阐述，美国的肯塔基州、路易威尔市及其所在的杰弗逊郡（Jefferson County）在1986年缔结了多边联合治理协议。正如美国大部分的市郡关系，路易威尔市在地域上完全包含于杰弗逊郡内，但有其完全独立的行政权力，在2000年该市有人口25万，市区面积65平方英里。杰弗逊郡在地理位置上包括了路易威尔市以及其周边的80余个独立的小城市（Municipality），并管理辖区范围内其他未建市（Unincorporated）的地区，人口约55万，辖区面积385平方英里。在合作协议中具体规定了市郡政府将共享个人及企业所得税的征

收，路易威尔市政府将取得 58.7% 的份额，杰弗逊郡可以使用剩余 41.3% 的个人及企业所得税。两个政府在选择管理辖区内的事务时制定了详细的合作原则。市政府负责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的管理，以及城市公共危机管理，郡政府负责区域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公共安全以及用地规划。在多边联合治理协议实行的首个 12 年中，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很大的促进，路易威尔市和杰弗逊郡逐渐走上了后工业化的道路，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在 1998 年，市郡政府同意将这个协定自动延长 12 年。但是在 2000 年的大选投票中，由于各方面原因，路易威尔市和杰弗逊郡合并组建了路易威尔都市政府（Louisville Metro），多边联合治理协议自动失效，此项合并引起了美国全国范围内诸多学者的激烈讨论（Leland & Thurmaier, 2004, 2005；Savitch et al., 2009）。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市郡合并后的几年中路易威尔都市发展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反而产生了一些负面社会影响（Savitch et al., 2010）。

以上的两种治理模式都产生于辖区重叠的各级政府之间，萨维奇（Savitch, 2010）还介绍了一种在不接壤的城市间的“跳跃式”（Jumped Scales）合作方式。比如说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和加拿大的温哥华市就订立了长期的资源共享和支持交流协议。在欧洲，这种跳跃式的合作也在马赛－日内瓦－巴塞罗那这些城市间悄然兴起。

总而言之，以上几种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是过去二、三十年中“新区域主义”理论在欧美各大都市圈之间的实践发展，其对政府和治理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反映了区域发展理论在新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演化趋势。

当然，作为在过去 20 多年间涌现出来的新兴区域治理模型，“新区域主义”并不是解决所有区域问题的万能良药，其治理模型也无法被随意地应用于所有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中外学者已经对“新区域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与质疑，强调必须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灵活运用而不能一概而论（张紧跟，2010；Hamilton, 1999；Stephens & Wikstrom, 2000）。在理论层面上，由于“新区域

主义”模式缺乏强制性的政策手段，主要是依靠政府和其他组织的自愿参与和主动合作，在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集团利益复杂的地区，其可行性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在实践层面上，在许多地区“新区域主义”的成功取决于一些特定要素，比如说地区领袖的领导才能，一些突发性的地区事件而统一民众意见，以及上级政府的扶持和激励，这些不具备必然性的要素也使“新区域主义”模式在不同地区的通用性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乏正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条例，在某些地区“新区域主义”的实践可能带来制定、执行和落实区域政策的责任分配不明确的问题，由此削弱政策的效果或者导致缺乏明晰的问责机制。

总的来说，虽然“新区域主义”受到了一定批评与质疑，但它代表了过去 20 年来欧美区域制度理念的新一波发展，全面理解它的内涵与模式将对研究总结各国区域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都市圈在众多欧美国家的蓬勃发展，区域治理理论在“新区域主义”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更新的拓展。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都市圈正日渐成为国家领土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地域重划（Rescaling, Reterritorialization）就指出了在城市区域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竞争者的历史条件下，区域政策将更致力于重新设计和提高城市的基础建设，以使都市能在全球经济中更具竞争优势，改变大都市治理的制度安排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区域的发展战略和竞争实力（萨维奇、福格尔，2009；Savitch, 2010；Vogel, 2010）。

四、新区域主义与中国区域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中，中国的区域政策发展呈现了多样化的态势（冯邦彦、李红锦，2009；张紧跟，2008；Ye, 2009）。比如说 1997 年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就是一项意在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采取的具有明显传统“区域政府行政性改革”特征

的举措。当时设立重庆直辖市有几大理由，主要包括有利于发挥重庆的区位优势，辐射西南，带动长江上游的共同发展；有利于解决四川人口过多给政府管理带来的困难；也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以及完成移民任务。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种由中央决策、当地政府配合的由上至下的政府新建重组充分考虑了中西部地区政府由于财政资源匮乏，缺乏一定的独立发展和造血能力，由中央直接进行区域政府行政性重组来帮助缩短中西部自求发展的曲折道路，促进中西部发展。

反观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地方省市具备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管理经验，各地方政府更为独立自主地开拓适合于本区域间共同发展的新思路，鼓励各种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蓬勃发展。比如说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就是以经济为纽带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湖州、嘉兴、镇江等14个城市的经济协作办公室为加强区域合作，发起成立了长江三角洲经协（委）办主任联席会议，推选上海作为常务主席方，定期协调长三角城市间经济合作的重大事宜。1997年江苏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后，泰州市加入，至此，联席会议成员增至15个城市，并增加台州市为会议成员。1997年，会员城市通过协商，一致同意将联席会议升格为市长级协调组织，更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简称“长三角协调会”），每两年召开一次。2008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三角区域范围由“16城市”扩容至“上海、江苏和浙江全部区域”。2009年，长三角协调会第九次会议在浙江湖州召开，除16个成员城市以外，江苏和浙江未加入长三角协调会的9个城市（分别是江苏的连云港、徐州、宿迁、淮安、盐城和浙江金华、温州、丽水、衢州）的市长也受邀列席本次年会。这是长三角协调会成立13年来，沪、苏、浙的25个城市首

次集体出席这一市长级协调组织的年度会议。会议上各成员和周边城市共同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务实推进长三角城市合作的重要议题。长三角的实践带有明显的新区城主义合作模式，并且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参与和支持。这是在欧美国家的新区城主义实践发展中所缺乏的。由于欧美国家联邦制的宪政系统，国家政府在地方区域发展过程中参与力度有限，无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指导与保障。我国的实践证明国家政策的指导对区域发展可能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方针。

随着中国各种区域发展政策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从 20 世纪末期开始起步，至今已初具规模（陈瑞莲，2003；陈瑞莲、孔凯，2009；刘彩虹，2005；张紧跟，2010）。在 20 世纪末，中国的区域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区域行政的研究上，偏重于对发达地区及其政府间关系的探讨。新世纪以来，中国区域研究重点正逐步转向区域公共管理研究，引入了西方先进区域公共管理理论对各级政府间的竞合关系进行政策和实践层面的深入研讨。但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理论体系有待完善，对区域公共问题、跨界跨行业协调联动机制及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等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探讨（陈瑞莲，2009）。积极借鉴国外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有机结合传统和新型的区域政府理论，根据不同政策各自的优势和适用情况，在实践中综合应用、互为辅助，将为中国各大区域开拓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提供很大的帮助。

五、小结与讨论

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全球一体化带来了新一轮的“城市革命”，使世界各大城市区域重新站到了引领全球发展的巅峰。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在欧美各国流行的“巨人政府”和“多中心”的区域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区域发展的需求，

新区域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蓬勃发展起来的区域发展模式。新区域主义提倡以灵活的治理横向网络代替单一僵化的政府管理模式，吸纳区域内其他非营利组织、商业社团和公民组织参与整体治理，体现了世界各大城市区域对全球化经济影响的有机吸收和积极反馈。新区域主义为城市区域的发展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治理模式，各个地区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制定富有创造性的治理政策。在避免政府无限制扩张的前提下，为解决区域性问题提供了比较有效可行的机制。虽然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了各国学者的一些批评与质疑，新区域主义仍然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先进的区域发展模式，很值得我国政府与学界借鉴。

纵观中国区域在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的发展，在我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多年来的区域合作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政策。但是我国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理论实践研究还存在不小的局限性。希望本文对新区域主义兴起与发展的综述能在一定程度上总结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加强学术对话，推动我国借鉴西方理论，对中国的区域政策经验加以总结，推陈出新，融会贯通，总结出一套适用于转型中的中国的区域政策，并产生对新区域主义理论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 陈瑞莲 (2003). 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政治学研究, 4: 75-84.
- 陈瑞莲、孔凯 (2009). 中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前瞻. 学术研究, 5: 45-49.
- 冯邦彦、李红锦 (2009).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 基本特征与演变趋势. 载戚本超、景体华主编《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08-2009)》: 285-297.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彩虹 (2005). 区域委员会: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体制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 239: 66-69.
- 萨维奇、福格尔 (2009). 区域主义范式与城市政治. 公共行政评论, 2 (3): 51-75.

◆ 理论述评

- 张紧跟 (2008). 试论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 武汉大学学报, 61 (3): 351 - 357.
- 张紧跟 (2010). 新区域主义: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新思路. 中山大学学报, 50 (1): 131 - 141.
- Castells, M. (200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ing.
- Friedmann, J.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7 (1): 69 - 84.
- Hamilton, D. K. (1999). *Governing Metropolitan Area: Response to Growth and Chang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ers.
- Jonas, A. E. G. & Ward, K. (2007). Introduction to a Debate on City-Regions: New Geographies of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1 (1): 169 - 178.
-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1).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Special issue, 23 (5).
- Leland, S. M. & Thurmaier, K. Eds. (2004). *Reshaping the Local Landscape: Case Studies of City-County Consolida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 Leland, S. M. & Thurmaier, K. (2005). When Efficiency is Unbelievable: Normative Lessons from 30 Years of City-County Consolid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5 (4): 475 - 489.
- Ostrom, V., Tiebout, C. M. & Warren, R. (1961). 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Theoretical Inqui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 (4): 831 - 842.
- Parks, R. B. & Oakerson, R. J. (2000). Regionalism, Localism, and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Suggestions from the Research Program on Local Public Economies.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view*, 32 (3): 169 - 179.
-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0). Is City-County Consolidation Good Policy? Special issue, 24 (2).
- Sassen, S. (2000). *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2nd E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vitch, H. V. (2002). What is New about Globalisation and What does It Portend

- to Citi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4 (172): 179 – 189.
- Savitch, H. V. (2010). Rescaling for a Global World. *Progress in Planning*, 73: 11 – 16.
- Savitch, H. V. & Kantor, P. (2002). *C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North America and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vitch, H. V. & Vogel, R. K. (2000). Paths to New Regionalism.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view*, 32 (3): 158 – 168.
- Savitch, H. V., Vogel, R. K. & Ye, L. (2009). Louisville Transformed: A Survey of a City before and after Merger. In Phares, D. Ed. *Governing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164 – 184. New York: M. E. Sharpe.
- Savitch, H. V., Vogel, R. K. & Ye, L. (2010). Beyond the Rhetoric: Lessons From Louisville's Consolidation.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0 (1): 3 – 28.
- Scott, A. J. Ed. (2001). *Global City-regions: Trends, Theor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A. J. & Storper, M. (2003). Regions,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Regional Studies*, 37: 579 – 593.
-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Review* (2000). New Regionalism and Its Policy Agenda. Special issue, 32 (3).
- Stephens, R. & Wikstrom, N. (2000).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Empirical Analysis, and the Future*.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iebout, C. M.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5): 416 – 424.
- Vogel, R. K. (2010). The City Region as a New State Space. *Progress in Planning*, 73: 64 – 68.
- Ye, L. (2009).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9 (S1): S116 – S121.
- Ye, L. & Savitch, H. V. (2008).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Han, L.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Civics*: 941 – 944. New York: Facts-on-File.

(责任编辑: 春风)